

生涯

孙正平



6.在转播之外,我仍然继续着进台时学徒的生活

不久,我有了自己的第二场转播、第三场转播。自从有了第一场转播的经验之后,我不再有那样紧张的感觉了,在话筒前面越来越自如。为了将转播做得更好,我仍然尽量细致和周密地去准备各种资料,让自己对比赛掌握得更全面,但我不再打两暖瓶的开水。我知道自己能喝多少水,就像我在转播中说的东西一样,渐渐有把握起来。

那时我的同事曾经对我说:“你看,宋老师就一点都不紧张。比赛还有5分钟,他还拿出一个指甲刀,剪剪指甲,在指甲刀上磨一磨,看上去那么放松。”的确在刚开始的那段时间,我在转播开始前半小时心里就紧张起来,心里老想第一句话要说什么,刚想好怎么说,但一会儿又忘了。其实你越是紧张,效果反而越不好,自己拼命绷着这根弦,这根弦就可能断裂。现在我和当初同事说的宋老师一样不紧张了,在转播中一切都能掌控,已经比较驾轻就熟。现在,在比赛开始前5分钟,我还会跟工作人员打个招呼,说上几句话。

按照正常的发展,一个体育解说员从心理上、业务能力上的成熟,包括播音技巧的掌握到驾轻就熟,怎么也得要二三年的时间。但中央台的转播非常多,锻炼的机会非常多,成长的速度就很快。从我开始坐到转播席上,我不确定究竟用了多少场比赛才达到熟练的程度,但是一段时间之后,我突然感觉自己在某一方面成熟了很多,心里有把握了。

在转播之外,我仍然继续着进台时学徒的生活。我每天坚持6时练声,8时准时上班,擦桌子、打开水,然后开始一天的工作。那时候央视还没有体育频道,连体育新闻都没有,只是每天在新闻联播后面放上一两条体育的消息。每周只有一档固定的体育节目,叫《体育之窗》,每周一次,时长只有15分钟。但是当你都对一切都充满兴趣,自己抓

住一切机会学习的时候,你就会自然忙碌起来。从1981年到现在,这么多年我几乎都没有什么闲暇,几乎没有过一个踏踏实实的星期六和星期天。凡是节假日和休息日,恰恰是比赛最多最密集的时候。但我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超负荷的运转,那只有一个原因——我真的喜欢这个职业。

记得宋老师曾经对我说:“爱因斯坦说,‘唯有热爱才是最好的老师’。你喜欢不喜欢这个行业?”我说:“我非常喜欢。”他说:“这就好,你只要有这个兴趣,这个工作才能做好。”所以这么多年下来,我对工作从来没有烦过、厌过。体力上也许有过透支,但对这项事业的喜爱和热情从来没有降低过。我觉得这是我在事业上能够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北京的冬天很长很冷,但当你把你的精力都放在工作上的时候,就会时光飞逝,眨眼已经春暖花开。我调进中央电视台,很快就过了一年时间。到了1982年的夏天,第12届世界杯足球赛来了。在后来的二十多年里,世界杯足球赛通过中央电视台的转播影响了中国几亿体育球迷的生活。但在1982年,那只是中国第二次转播世界杯足球赛。

1978年,中央电视台第一次转播世界杯足球赛,只转播了两场半决赛和最后一场决赛。通过世界杯转播,中国人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足球,大家记住了阿根廷的彩条雨,记住了阿根廷的肯佩斯、荷兰的克鲁伊夫和波兰的拉托这些世界足球巨星。2006年世界杯,中国电视台购买了所有比赛的转播权,中央电视台和主办地德国电视台,是全世界仅有的两家直播所有比赛的电视台。但在1982年,中央电视台根本没有那样的财力和物力。当时的世界杯和奥运会这类大赛,都是由亚洲国家和地区一起购买报道和转播权,然后进行分摊。说是去转播世界杯,其实也不是去主办地西班牙,而是去了香港,在香港电视台的演播室里看着镜头解说。中央电视台就派出了一个小组去香港,解说员是同时代表中央电视台的宋世雄老师。

宋老师在香港一共解说了二十几场比赛,每天还要做一个专题配音,录像带是通过民航航班带回来,我每天负责去机场取带子送回台里,第二天进行录播。

22.刘跃进的第一反应是装糊涂

老邢接着问刘跃进的地址,老李马上警惕起来,明白老邢与刘跃进并不认识,老邢也不是来买猪的。老李不再热情,愣愣地问:“找他干嘛?他的自行车,咋到了你手里?”

老邢笑了:“昨天夜里,去一朋友家。回来路上,霄云桥下,捡到这车。车倒没啥,后座上还夹一包,里面还有些东西,怕他着急。从车座下边,发现一张报纸,上边写着你的电话,便找你来了。”又说:“我想,他昨晚上是喝醉了。”

老邢从自行车后座下掏出报纸让老李看;又从本田车里,拿出昨天青面兽杨志的手包,当作刘跃进的包让老李看。老李还有些怀疑,老邢说:“现在不兴好人,做回好人,还让人生疑。要不我把这自行车和这包放你这里,你给刘跃进送去。”

见老邢这么说,老李才相信了。这时摆着手说:“你找的麻烦,你自个儿解决。这刘跃进,是一工地的厨子,工地在国贸后边,河南建筑队。”

老邢开车回到城里,转过国贸桥,远远看到一片建筑工地。其中一栋大楼,已盖到30多层,大楼外挂着一安全标语,落款竟是严格的公司。老邢又笑了,原来严格老婆丢的包,就落在严格的工地,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但老邢没有告诉严格,直接去了工地。来到工地,竟进不来,被看料场的老邓拦下了:“找他干吗?找工地的人,先得通过我们领导。”

老邓把老邢带到了工地包工头任保良的小院。任保良正蹲在小院枣树下生闷气,见一个陌生人来找刘跃进,眼睛都没抬:“找他干吗?”事到如今,老邢只好端出严格,说是严格的朋友,为了一件小事,找刘跃进问句话。任保良听到“严格”二字,态度马上变了,撇下看大门的老邓,自个儿带老邢去找刘跃进。待到了食堂,到了刘跃进的小屋,门上挂着一把锁,刘跃进却不在家。

刘跃进又到街上找贼去了。从昨天到今天,又找了两天,再没找到青面兽杨志。晚上,他回到建筑工地,回到食堂,打开自己小屋的门,进去,开灯,关门,门被“咣当”一声踢开,进来两个人:一个是包工头任保良,一个是老

邢。原来老邢一直没走,就在建筑工地等着刘跃进。听说他是严格的朋友,任保良还管了他一顿晚饭。吃饭时,任保良又问他为啥找刘跃进,这回老邢没瞒他,把自个儿替严格找包的事说了。

刘跃进不认识老邢,看一个陌生人来找他,有些吃惊。刘跃进还没吃惊完,任保良已经急了:“刘跃进,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你说的哪句话是实话呀?”刘跃进弄不清他们的来路,问:“咋了?”任保良说:“你说你被人打了,我准你几天假,让你去看伤。你是去看伤呀,还是去当贼?你都由食堂,偷到社会上?”刘跃进仍不明就里,看任保良,看老邢。老邢这时说:“我是调查公司的,帮朋友找一东西。前天夜里,你是不是捡到一包?”

一提包的事,刘跃进马上警觉起来。这事终于发了。自己的包还没找到,别人找包,找到了自己头上。但那包,现在也不在他手里,又被他儿子和女朋友偷走了。刘跃进的第一反应是装糊涂:“啥包?找错人了吧?”又看任保良一眼,对老邢说:“我丢包了,没捡包呀。”接着对任保良说:“这几天,我除了看伤,就是找包。我不偷东西。”

老邢摆手:“没人说你偷东西。包不重要,里边有个U盘,拿出来就行了。”老邢本想说,拿出U盘,就给刘跃进一万元钱,一是有任保良在场,不好这么开口;二是有了青面兽杨志的教训,昨晚在餐馆里,也许因为说到钱,才惊着了青面兽杨志,所以暂时没说。刘跃进一是不懂U盘,二是不知老邢为何找他,继续装傻:“啥叫U盘?”又多了个心眼,问:“值钱吗?”

老邢还没说话,任保良抢先插进来:“太值钱了,把你卖了,都没它值钱。”又指着老邢:“这是严总的人,你说话可要负责任。”

任保良越这么说,刘跃进越不敢说自己捡了那包。同时明白,原来那贼偷的是严格家。严格是任保良的老板,这事就更不能承认了。刘跃进继续装糊涂:“不知你们说的是啥。”又装作很急的样子:“你们要不信,就这么大地方,你们翻。”说着,将地上坛坛罐罐的盖子,都揭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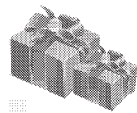
我叫刘跃进

刘震云



欢迎订阅 2008 年 《新民晚报社区版·上海家庭周刊》

传播先进家庭文化、探讨现代家庭理念、引领时尚生活方式



一份送给亲朋挚友、员工同事的新年好礼!

家,社会的细胞;社区,千家万户的港湾;《新民晚报社区版·上海家庭周刊》,飞入寻常人家的挚友。

当你渴望营造一个温馨祥和的幸福之家时,《上海家庭周刊》与您相伴。



全年订价 **52.80** 元

联系电话: 13120559998 徐小姐

每周三出版 邮发代号,3-81

全国邮局均可订阅

本报可办理集订分送上门服务

